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辨證二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諸生隱徂來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尙在焉

南部新書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

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
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
賦臨終詩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
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容齋
隨筆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
爲卽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
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
子厥先避讐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
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尙存其

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
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
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
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
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
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
附會杜老之詩邪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
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容齋
續筆

采石江之南岸田畝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甃圍

之其墳略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白像
布袍裏輭脚幘頭不知其傳真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
不曾得官則所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
女言曰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
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於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
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
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白投於江則傳者誤也曾
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
詩亦白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爲

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證矣

演繁露

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白不在宴皇歡
既洽召作序白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
案此卽杜詩謂天子呼來不上船者也或者謂方言以
衣襟爲船誤矣

演繁露
續集

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考太白全集如悲清秋賦
云余以鳥道計於故鄉今不知去荆吳之幾千上安州
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楚有七澤遂
來觀焉觀此則太白爲蜀人無疑矣

譚苑
醍醐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

三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敘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古姓遭
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
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
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
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書謂白爲隴西人唐
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籍哉少長江漢蜀之
彰明以相如爲鄉人隱居在岷山舉有道於廣漢爲蜀
人無疑

譚苑
醍醐

太白渡荆門詩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

詩爾去之羅浮余還憩我眉又淮南臥病懷寄蜀中趙
微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
夢子雲宅皆寓懷鄉之意趙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
學李白齊名蘇頲薦西蜀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

章

升菴
詩話

白送從弟專遊廬山云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
慕之及長南遊雲夢酒隱安陸今觀地圖雲夢在蜀東
偏白果蜀人不得云南遊也

正
楊

用修云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

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以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按南部新書云李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遊會稽吳筠隱剡中谷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白詞尙存至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

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唐魏顯
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曰廣漢人故論白
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李陽冰云李翰林浪跡
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亦云以張垞
讒逐遊海岱間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自好
也然則白本隴西人產於蜀嘗流寓山東子美從遊時
在山東故稱山東也此山東乃關東非今之山東也一
統志固已俗然用修亦所謂得其一未得其二者也

宛委

餘編

吳越春秋所載伍胥投水女溧陽然不知其人按李太

白撰碑女姓史然則溧陽史在春秋已有之

宛委餘編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

集本有按字

李絳論事集

言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爲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

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爲不可憲宗遽命以牛

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

又字

集本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

作文

後建立蓋今昔所爲不同各從其便爾

唐張嘉正碑

集古

錄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真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忠薦爲劍南節度使討南詔蠻大敗國忠爲諱之再薦爲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劍南節度及爲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爲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明皇實錄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邵陽司馬而碑言爲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終以利敗理固然也

金石錄

信者使人也今乃以爲書信之信東觀餘論引援古昔

辨之爲甚詳而獨不記顏真卿麻姑仙壇碑云有頃信

還但聞其語一事何也則知信者果爲使人矣

寶曆間評

建昌府志麻姑爲王方平之妹而黃州志云麻姑乃石

勒麻秋之女魯公碑降括蒼蔡經家建昌志又云降吳

門蔡經家此魯公筆神耳

通雅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非
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
爲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內碑碣
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

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
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余友鄭元
慶芷畦旣輯府志成書又別釋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
詳核廣見博聞洵不刊之書也

顏魯公石
柱記釋序

曝書亭集

封常清草遺表附邊令誠上之明皇幸蜀記安祿山事
跡皆曰常清配隸仙芝軍感憤頗深遂草遺表飲藥而
死令誠至常清已卒而舊傳以爲勅令却赴潼關自草
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蓋二書見常清表有仰
天飲鴆向日封章卽爲尸諫之臣歿作聖朝之鬼故云

然今從舊傳

資治通鑑考異

書稱英父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按新史
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父統淮南節度兵賊叩
陝虢又改陝西節度使而不言其破思明之功及英父
留守都城史稱其無檢御才縱麾下與回紇兵大掠都
城並無抗扼回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
公作書時不免稍有假借爲孔子危行言遜之義公於
名義所關執論侃侃略不假借豈肯遽於英父妄推其
功如此定是史者失之耳

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虛舟題跋

漢豫州刺史孫堅及其妻吳夫人會稽太守策三墓並在盤門外三里唐孫德琳墓志云開元十年窆於十四

代祖吳武烈皇帝陵東南平地

吳郡圖
經續記

史稱八子七壻皆爲朝廷之重臣而不知令公兄弟九人亦皆貴也碑曰友于著睦鸞龍虎者十人言兄弟也兄弟止九而云十者舉成數也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士言子孫也令公子姪凡十五人而但云八碑以令公爲主故但言令公之子也碑立於廣德二年故書令公厯官止於尙書令按史是年十一月帝以子儀爲尙書

合子儀以太宗嘗爲此官屢表堅辭答詔有無待禮成
曲從德讓之語則已允其辭矣旣允其辭不宜復書而
碑陰有又拜尙書令之語此碑立於十一月當拜命之
時詔允辭讓在其後歟

郭氏家廟碑

虛舟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
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
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
明夢餘錄謂碑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
甯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鄞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

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爲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
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遇貞一於諸城李渭
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
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啟與禪虞又東
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
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爲定論也考
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
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旣建於二載十一月不應
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若碑建於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考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旣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甯人謂書丹於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尙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爲起草辭曰陛下不爲臣誅

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爲仁智削去
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
日思明降而復叛旣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踏之惟恐不
力安有反勒其名於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

唐憫忠寺

寶塔 曝書亭集

前行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及中間唐字史思
明字類磨去重刻者石皆凹而首行憫忠寺上元只二
字今改范陽郡三字蓋思明復叛之後磨去之及思明
誅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者也當日君臣之分殆如奕

甚然非親至其下摩挲遺石而徒揭紙上之字未有能

得其情者

憫忠寺寶塔頌

金石文字記

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故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遣安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密圖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建於初歸附之時而以媚唐也

庚子銷夏記

按朱彝尊之辨詳矣然尙有未盡者原碑至德二載四字亦係改刻至字微有聖字形載字微有年字形祿山

僞建元聖武至德二載字先必聖武某年字也蘇靈芝
署銜經略參軍經略字亦改刻其先或署僞官也又改
刻除惡務靜句除惡字至行末以二字佔用四字格務
靜字另行以二字佔用三字格除務靜三字係就文陷
刻而惡字則石面平添者疑原文諛逆之辭有擡頭空
格迫後滿格填湊故參錯若此字形欹斜而長不復成
書也其地改刻之字如唐紹統兮兮字斗拱字唐祚字
鎮陞陞字皆朱彝尊所未按又除惡務靜靜字朱彝尊
誤鈔作盡字髣像像字誤鈔作髣字今一依原碑校正

又原碑以首行十六字佔用十八字格金石文字記謂
改刻者止於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十二字而
不知敬元垢淨光五字亦改刻者也以碑末聖武僞元
字考之則首行必爲祿山僞號朱彝尊之說允無疑矣

日下舊聞考

欽定

漫錄事實門載鮑彪杜詩譜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
偶讀蔣參政之寄武昌怡亭序云裴虬作銘又浯溪唐
賢題名有河東裴虬爲道州刺史乃知所謂裴二端公
者虬也以上吳說如此按杜詩有送裴二作尉永嘉令

暮秋遣興詩有憶子初尉永嘉去之句卽可見也何必

他證

蘆浦筆記

按碑云與李光弼同討史思明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封藥城縣開國公新唐書但云封藥城縣公而已碑云轉司徒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公抗表固讓至於三四帝順其請去司徒僕射之職授河西隴右副元帥唐書云進司徒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抱玉討平之卽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
兵部尙書蓋碑則司徒僕射並命而抱玉併辭之唐書
則先辭司徒故以左僕射同平章事而又辭僕射也

李跋

抱玉神
道碑
文定集

永泰中大理寺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

一本作夫

氣激

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
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滅鬼神致不死蓋出其
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

五句原本殊筆增入吳方山云所增數語二本俱無

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南

極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
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晉太行仙人孫公
能以嘯得道而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
矣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其狀聲氣可矣至云太上老
君相次傳授舜爲琴崇飾過甚非予所敢聞也按詩箋
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脣有曲發口成音
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略無蹙舌之法孫氏云激於舌
端非動脣之謂也

封氏聞見記

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

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

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考校謠讖特

著論以明之

唐書元
行沖傳

若虛

盧藏
用弟

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

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

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新唐書虛
藏用傳

唐授蘇珣右臺大夫制云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

熊風超露冕題輿者別駕事也周景辟陳蕃爲別駕不

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露冕者刺史事也郭賀爲

荊州刺史多異政帝賜以三公冕旒勅行部去幘帷露
冕使百姓見其容服蘇制用此二事謂先是厯是二官
也非直指右臺大夫也卽展驥憑熊亦皆就其本事用
之也今人多於中丞啟中採道掩風超二語失細考耳

露書

盧氏雜說韓皋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毋邱
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
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
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

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
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

義耳

夢溪筆談

韓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也其當
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
歲之宴乎緩其商絃與宮同音以臣奪君之義司馬氏
之叛也王陵毋邱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
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
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亡自廣陵始舊志

云魏晉之際揚州治壽春泉乃以爲故廣陵地亦未之
考今按魏晉揚州刺史雖治壽春然廣陵之地魏人欲
城之而弗克文帝以舟師幸壽春揚州界遂至廣陵則
此地必爲魏揚州邊境韓皋之說未可以爲非蓋魏以
揚州壽春爲淮南故中散借廣陵以興淮南爾

宋揚州志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皋又從而爲之
說云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
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母邱儉諸人繼爲揚州都督咸
謀興復俱爲晉宣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

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皋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
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爲揚
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
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喜
甚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
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

春渚紀聞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爲
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
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衮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

之矣

春明退
朝錄

說者率謂閩庠序興於常袞按唐語林云閩中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謂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及弟蘊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是庠序之興始於李錡不始於常袞矣翼學編亦云錡爲觀察在大厯八年袞在建中初想李錡後反故美名獨歸之袞耶

露
書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

十六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終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辨證三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惟瑯琊之派最盛皆導
之適派也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
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
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
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

野客叢書

大峴山卽穆陵關也沂山東南曰大弁山大弁今人訛

作大屏字相類而誤唐沈亞之沂水雜記又訛作太平山因頂平八九十里故云當從水經作大弁者是大弁東南卽大峴也

齊乘

堯山三齊略云在廣固城西十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有祠唐開元三年青州刺史王昕碑亦云堯山者齊記謂堯巡狩所登大厯八年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碑云魏神龜三年青州牧臣沐載建祠及李乾暉碑陰疏棟宇甚盛今皆不存余按堯狩此山殊不經見然齊有丹山朱虛丹朱所封而齊之城陽比濟陰尤顯

豈堯老而遊者齊苜之城陽歟邱壘微小不存而山川

猶表其稱歟

齊乘

魏侍中王粲石井關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一記參書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關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

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元豐類藁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

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約中
代之以假其貲僕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
而已如呂溫作傅巖銘亦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裘
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丁卽祐蓋已如此言矣

野客叢書

湯谷爲十日所浴亦以日入於濛汜出於湯谷有似於
浴唐呂溫作狄梁公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

龍夾之以飛豈真洗日哉

管城碩記

憲宗冊文曰編書辨謗創殿思政則是殿憲宗所作歟

延英相對有思
政殿元和中建

玉海

唐丞相司空李公深之論事集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則偕所序

蓋七卷者也

跋李深之論事集

渭南文集

唐梁山廟唐元和四年董挺撰修陽山廟碑唐太和九年刺史劉端夫饗請陽山神文又沱潛別有陽山廟董劉二碑在焉徐錯方輿記遂謂梁松征蠻死於此遂爲其神樂史寰宇記亦祖於此不知後漢書載松征蠻歸死洛陽與此所載不同

輿地碑目

張璠卽僧一行見續博物志剡國公謹之孫武功令檀

之子張鳴鳳西遷注曰新安西三十里闕門鎮青龍山
有薛敦禮一行大師塔銘爲張曲江公季子蓋唐有兩
一行皆姓張此則沒於元和間

通雅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
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於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
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誥猶在因就余求燭出
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爲順宗山陵副使祕書監兼御
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譽京兆君良美首
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可識蓋盧景亮爲中書舍人所

行予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
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
事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
名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爲董侯慶然
獨怪京兆君爲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於時而其施
設不少概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
閏六月之六日爲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
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
卒其蒞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爲尹者兵部侍郎

韋武後此爲尹者尙書右丞李鄘而新史尹不書故逸
董氏餘考之又合其名於告者曰中書侍郎爲鄭綱自
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爲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
事中爲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爲趙宗儒
自右庶子遷綱黃裳號賢相登宗儒讜直不回元和初
日一時才選也最後中郎兼者卑不顯乃不得質予嘗
讀韓愈順宗實錄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
也自李實按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卽位二相賢新用
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

自外入爲博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寢用乃至京兆尹其
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
事知之當如此後二誥皆董澗一曲沃簿一猗氏丞長
慶大中時告也漫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
考卽京兆君祖爲珪曾祖爲端里爲京兆府萬年縣洪
固鄉貴胄里而端以下及澗凡四世

无咎
題跋

碑在高陵縣王墓前裴晉公撰柳誠縣書已磨泐不可
讀矣都元敬全錄其文止缺數字又別本有刻者與碑
亦牴牾數字當是傳寫之誤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

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
定之績至於料吐蕃背盟事絕不載蓋聽於其時徒見
晉公祿位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足以光顯其先
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宰相文崇簡要體當
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略十不著一二嗚呼今碑首
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聽乞也
元美豈未讀全文耶都元敬又錄其官時與史不合者

極詳

唐西平忠武王李晟碑

石墨鐫華

科斗書後記樊曰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

丞田神功平劉展於淮西雲卿爲平淮碑又爲丞相贈
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
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
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爲文章官李習之誌其
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
於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

蓋可見矣

五百家注音辨
昌黎先生文集

謝孔大夫狀韓曰公元和十四年春以諫佛骨貶潮州
時孔戣爲嶺南節度使以公俸薄別增月給公以此狀

辭而弗受耳

五百家注音辨
昌黎先生別集

退之孔殽

音達

誌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

據說文并而集反二十并也并速達反三十并也卅先

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刊

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

案玉篇并字如拾切二十并也并字先闔切三十也卅先

入切四十也廣韻二十七合
并字音跋二十八盡又收

芥隱筆記

退之閔已賦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
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
歎其賢詩考槃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

諼芥隱
筆記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易林比之家人曰懿公淺愚不深
受謀夫之乾曰狼戾靡謀無言不殊節之比曰張陳嘉
謀贊成復都又淮蔡爲亂天子伐之詩死生契闊與子
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太元斷
首決不決爾仇不闕乃後有鉞成公綏天地賦斷鼈足
而續毀鍊五色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
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寥闊

陟加切

姓也綏名也字子安爲天地賦中云
斷鼈足而續毀鍊五色而補缺云云

案晉書文苑傳
六十二卷成公
綏隱筆記

毛穎傳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詩祈父子王之
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易林訟之鼎虎聚磨牙以
待純豬太元首夷其牙或飫之徒豨毅其牙發以張弧
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厯桔梗龜骨枯楊雄豫州
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

叱胡切齒也

芥隱筆記

送李愿歸盤谷序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
詩七月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豐之未濟曰沾
洽時澍生我禾稼小過之大畜雨溢過度傷害禾稼圃

音溥稼古護切

芥隱筆記

劉統軍碑琳後來降公不有功詩草蟲憂心忡忡我心

則降孟子曰洛水者洪水也楚辭四用降歆徐邈皆平攻切

楊雄河東賦雲靈靈而來迎兮澤滲漚而下降鬱蕭條

其幽藹兮滫鳥孔切汎沛以豐隆馬融笛賦無相奪倫以

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阮籍寄懷詩陽精蔽不見

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降芥隱筆記

祭嫂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音孫疾疹水火無災

及身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宋玉九辯竊慕詩人

之遺風願託乎素餐蹇充訕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
易林謙之坎曰懸鶉素餐餐非其任失亡遠民實勞我

心餐餽也

芥隱
筆記

祭周氏姪女文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
哀詩采薇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說文從口衣聲爾雅哀
哀懷報德也裴瑜音衣國語各娶其所有以待所歸兮
倚兮違兮心之哀兮宋玉九辯覲杪秋之遙夜兮心慄
愼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劉向九
歎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

內惻隱以含哀張衡南都賦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藻之

蓁蓁元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

芥隱筆記

韓文公鄭僭碑文自號白雲翁令狐楚白雲表奏取使

府爲名耳

江鄰幾雜志

語曰鄙夫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

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

欲者古本必如此

寓簡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

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殊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最爲詳確據列仙傳江斐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難之非也

東觀
餘論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顓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顓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旨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

惟文公不賀上問羣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文公奏微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護衛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光文公無對因以罪謫出至潮州遇大顛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文公歸宅怏怏而已觀與大顛往還事迹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佛光已自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法大義旣見顛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大顛游是與文暢意義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顛古

尊宿非二師比況聞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不見則已
見之必有以啟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座侍者三人互
相引法皆迴絕言議之表所謂爲上根者說大乘法因
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乃
一切摘摭昌黎集中文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俚稽較
然彼欲以伸大顛之辨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顛所以
相與開示悟入蓋如此予欲學者盡見文公始末故備
錄於此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捫

新語

釋高閑烏程人寓湖州開元寺具戒律善草書宣宗時
召對賜以紫袍加大德號頗爲韓愈所知作序送之大
抵愈所論言其書法出張顛流離顛沛必於草書發之
故其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學者當求顛之心而不當
逐其跡也已而要其歸正而語若詆毀蓋知愈者必謂
愈深知閑而不知愈者以謂愈之黜閑也

宣和
書譜

昌黎稱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疵者曰非
子思孟子也曰謂性爲惡而謂爲善者僞也若然則豈
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其妄以知道自

任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其意盡於篇
末可見失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爲善爲僞則其說雖
可驚其意猶可錄蓋彼所以僞者人爲之名人非詐僞
之謂若曰人性本惡修爲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
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爲
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諂苟
子之所謂僞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衆
罵不然何至以爲善爲詐僞之僞也哉惟其本意之所
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指爲小疵歟

黃氏
日抄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爲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議
荀楊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哉昌
黎嚴於荀楊擇焉未精之辨何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
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
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
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
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
固嘗揮之矣

黃氏
日抄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縣官時爲收採公言服之

數日已覺轉側甚輕信奇藥也余因曰本草載石菖蒲
久服身輕一名菖陽退之所謂營醫師以菖陽引年欲
進其菖苓以余觀之本草所謂輕身退之所謂引年殆
今石菖蒲其生石磧上祁寒盛暑凝之以層冰暴之以
烈日衆卉枯瘁方且鬱然叢茂是宜服之能輕身却老
也若生下濕之地至暑則根虛至秋則葉萎與蒲柳同
豈足比哉公頷之

孫公
談圃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
事按公赴江陵塗中詩自敘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

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
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饑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
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甯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
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
麤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卽施設乃反遷炎洲
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
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
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
云公爲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亡

公將槌其禁斷民署吏俟且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郾果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間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憩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栢耆口授其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鄲作公行狀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歸栢耆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言耆以策于愈愈爲白度爲書遣之耳

容齋
隨筆

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爲民部
尙書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於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
世勣但爲勣韓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問諱訐勢秉
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爲觸犯此數者皆
其先世嫌名也

容齋
三筆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文公推
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
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
浪駕天輪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

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崛竒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而詩以爲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爲異也予按杭本韓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于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以千字爲千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元三年

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於今豈非螻蛄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耶

容齋續筆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

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
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
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
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

似云

容齋
續筆

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
足下之善嘗考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
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
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困學
紀聞

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困學紀聞

鴻墀

謹案閻若璩云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

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爲真人爲天人正莊周所宗尙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韓文公爲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
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唐語
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
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
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

困學紀聞

衛武公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
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
韓文公爲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
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困學紀聞

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案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
牛之證也

固學
紀聞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固學
紀聞

鴻臚

謹案閻若璩云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

京師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
勳卽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爲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
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
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爲長安人於盤谷

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爾

韓退之諱辯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
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

野客叢書

韓退之原道有曰道與德爲虛位或者往往病之謂退
之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自其
殆祖後漢徐幹中論乎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爲德
其猶虛器與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
而受之退之所謂虛位卽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

則一

野客叢書

右田宏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舛謬猶多若田宏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讐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印本云

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為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
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
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為唐田
妄改也此類甚多畧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宏正
家廟集古錄碑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一終